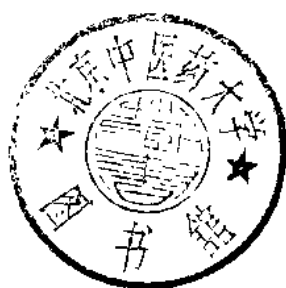


皇朝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禮考一百一十五

王玉潤教授五十年論醫集

王玉潤 原著
樓紹來 編撰



0150613

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

150613

內 容 提 要

王玉潤教授(1919~1991),是著名中醫學家,祖傳第七代中醫。《王玉潤教授五十年論醫集》是他一生心血的凝聚。(全書分十一章。)從早期作品、兒科研究、藥學研究、血吸蟲病性肝硬化專題、疑難雜症治驗錄、抗老延壽探討、醫史與考證、掌故與傳略、基礎理論與科普小品、時論與序言、醫踪憶舊等幾個方面收集了他各個時期撰寫的學術論著和有關文章,反映了他的學識眼界和豐富的臨床經驗。特別是他在兒科和血吸蟲病性肝硬化方面的診治經驗,具有一定的實用性和科學性。閱讀其史傳類和回憶文章,有助於溫故知新;閱讀全書,可了解“識病治本”學術觀點的形成過程和思想脈絡。

我國第一中醫。王潤潤

責任編輯 何倩倩 葛德宏 沈春暉
封面設計 王 磊

2K94/31

王玉潤教授五十年論醫集

王玉潤 原著 樓紹來 編撰

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零陵路530號 郵政編碼200032)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經銷

上海市印刷七廠一分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16 27印張 字數658千字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

ISBN7-81010-403-9/R·385

定價: 58.00圓



王玉潤教授
(1919-1991)



1. 在日本國川崎大學 (1985)
2. 接受香港周才良先生贈送醫療儀器 (1984)
3. 接待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院長
4. 赴香港中文大學講學 (1984)
5. 接待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代表團回訪 (1987) (左3為沈家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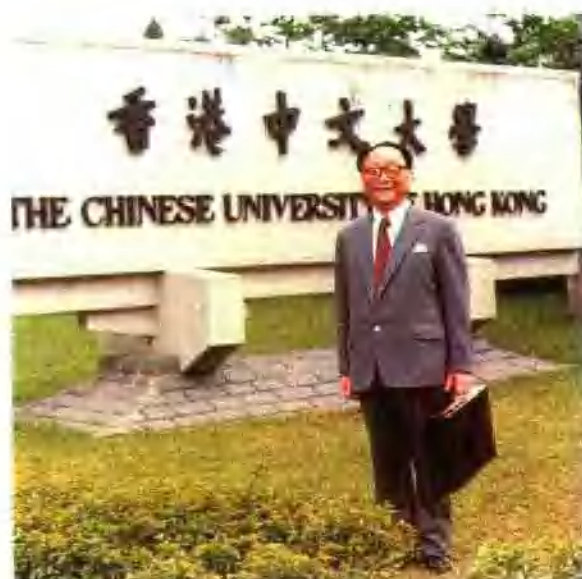
1



2



3



4



5



6



7



8



9

- 6. 與美國哈佛大學簽定協作意向書 (1985)
- 7. 從事科研
- 8. 與同事合影 (左2為施杞, 右3為陸德銘)
- 9. 探望百歲老人蘇局仙



10



11



12



13

- 10. “龍柏”養病 (1990)
- 11. 年輕時代 (1939)
- 12. 王玉潤全家合影 (1972)
- 13. 本書編撰者，漫步海南亞龍灣 (1997.7)

序 一

一個新世紀即將開始，人類也將進入第三個公元千年。值此世紀之交、晉千之際，環顧中華大地，一派生機勃勃，春意盎然。祖國醫藥學在各級政府認真貫徹中醫政策的形勢下，不斷繼承創新，閃爍着燦爛的光彩，不僅為中國人民的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在國家改革開放方針的指引下，正不斷地走向世界，造福人類，為全球矚目。中國醫藥學以五千年華夏文化為深厚底蘊，是一個偉大的寶庫，她既有完整的理論體系，又有長期實踐所積累的豐富經驗。歷代湧現出眾多的名醫，著書立說，推動着中醫藥事業的蓬勃發展。歷史的車輪進入 20 世紀，西學東漸，尤其在 50 年代之後，世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我國政府亦號召中醫藥事業之發展，應在繼承之基礎上，積極開展中西醫結合，努力探索中醫藥現代化的道路。藉此歷史機緣，許多名家志士亦不遺餘力，苦心研究，喜獲碩果，形成新的流派，使中醫藥這一歷史瑰寶不斷增添新的光輝。

《王玉潤教授五十年論醫集》收集了王玉潤教授從醫五十年來的有關論文和學術著作，較系統地反映了先生各個時期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成就。其中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先生在中醫兒科學及中醫內科學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在中醫藥治療肝硬化的現代研究方面，其獨樹一幟，居國內領先水平。縱觀先生的治學歷程，可知他的學術經驗來自多方面：如繼承王氏世醫家傳之經驗；業師上海著名兒科學家徐小圃傳授之經驗；就學高等中醫學府所獲之知識；長期堅持臨床，不斷總結之經驗；以及勤奮自學現代醫學及現代科學技術，博採衆長，不斷求索之創新成果。

王玉潤教授治學嚴謹，尊重科學，勤勉進取，為人師表，循循善誘。他是我國著名的中醫教育家和我校博士生導師，數十年辛勤耕耘，桃李滿天下。王玉潤教授是我校事業早期的積極開創者之一，曾任我校第三任院長，以後又長期擔任名譽院長。先生任職期間，為學校的發展而兢兢業業地工作，為學校當時和以後可持續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先生業績卓著，其《王玉潤教授五十年論醫集》為我校創造了寶貴財富，令後輩久遠緬懷。斯為“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如今，我校教學、醫療、科研皆有長足發展，聞名海內外，衆葩敷榮曜東風。先生學術成就之豐瞻多姿，追求事業之善始善終，精神可貴，品德高尚，亦為學校榮譽增光。

《王玉潤教授五十年論醫集》之出版，得到台灣校友顧明津醫師贊助支持，謹致謝忱。

施 杞

于 1998 年元月

序 二

站在東海之濱，可看到海浪的搏擊，海鷗的翔集，千帆的競渡；登上泰山之巔，可看到朝陽的噴薄而出，羣山的林海松濤，雲海的舒捲翻騰。對於人和事則須從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去觀察，去判斷，去評價。

上海中醫學院名譽院長王玉潤教授在中醫學識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詣。他以獨特的學術水平，豐富的臨床經驗，高尚的醫德，精湛的醫技，創造性的科研成果受到社會的公認，同輩的欽敬，學生的愛戴和病家的稱譽，他在海內外享有一定的聲望。

王玉潤教授深厚的中醫造詣與他出身於中醫世家，畢業於新中國醫學院，又受業於著名中醫徐小圃先生門下的經歷是分不開的，也是與他長期的醫療實踐活動和教學工作分不開的，同時還與他不斷進行科學實驗，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分不開。因為他熱愛祖國和人民，所以他在學問上孜孜以求，不斷進取，永不滿足。他在精通中醫學的基礎上又努力學習現代醫學及臨床各科，一身而兼通中西醫兩門學問，這在老一輩中醫中是極少見的。

王老最突出的成績是他對晚期血吸蟲病性肝硬化的研究。他通過長期深入的科學實驗和臨床研究，刷新了關於肝硬化的傳統理論。以往一直認為肝硬化是不可逆轉的，但王老通過實踐證明，肝臟纖維化的形成是由於血瘀氣滯、肝絡阻滯，通過活血化瘀，行氣通絡可以改善肝功能，同時使纖維化的肝臟逆轉。他所研究的桃仁提取物為促使肝硬化逆轉提供了有效中藥。王老對於以桃仁提取物為主合人工蟲草菌絲治療晚血肝硬化的科研成果，獲得了多次榮譽和獎勵，1990年又獲得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二等獎。

王老不僅是國內著名的學者，而且也飲譽海外。1981年以來曾先後多次出訪講學和參加學術活動，到過美國、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和香港等地區，講學之餘又為當地病人解除疑難病症，以其出人意料的療效不僅受到人們的崇高贊譽，而且也提高了中醫學在國際上的地位和聲譽。

王老多年從事教學和臨床，培養了大批學生，可謂桃李滿天下。他帶教的碩士、博士研究生現在崗位上都已擔當起重要的工作，可喜他的事業後繼有人。在他的學術論著和遺稿整理方面，樓紹來同志不負王老生前之重託，不辭辛勞，樂此不疲，利用節假日和休息時間，廢寢忘食地工作，經過短短不足一年時間的搜集和整理，完成了約六十餘萬字的皇皇巨著《王玉潤教授五十年論醫集》。樓是復旦大學中文系1965年畢業生，他具有多年從事編輯工作的經驗，王老託付重任於他，可謂慧眼識英，託付得人，他與王老的親密配合可謂珠聯璧合。這部著作，其中一部分是零星發表過的舊作，一部分是經樓整理後首次發表的。不論其舊著還是新作，為了其中一些疑點和史實，樓均經過了一番調查和核實，付出了大量的勞動，所以這部著作既浸透了王老的多年心血，是他一生臨床經驗和理論研究的總結，也是樓的勞動成果和汗水的結晶，此事堪稱醫文結合的一段佳話。對於此書的完成我深表祝賀，並樂為之序。

陸德銘

1991年5月

序 三

1991年春節之際，接到上海中醫學院樓紹來手翰，說是《王玉潤教授五十年論醫集》在編撰中，邀我為該書作序；四月份樓惠顧舍下又敦促其事。此事如一石投入湖水中，激起我對玉潤教授的回憶，蕩開了萬千思緒的層層漣漪。往事歷歷，都像昨天剛發生的一樣，玉潤教授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地展現眼前：

一位知識海洋的求索者

我與玉潤相識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二年。那時，陽光春輝滿大地，黨和政府號召並組織西醫學中醫，中醫進修西醫，於是我們在黨的陽光的照耀下走到了一起。1953年1~9月，上海市衛生工作者協會，中醫學會在同德醫學院舉辦第一屆中醫學西醫進修班，我應聘擔任藥理學教授。學員都是開業的中醫師，有的在上海醫界頗有名氣，玉潤也是315名學員中的佼佼者。

當時他在萬壽堂中藥店懸壺應診，業務興旺，就診者之多在虹口區當推首位。在麻疹流行的季節裏，病人接踵，每天從早到晚，達200餘號。雖然他出身於中醫世家，畢業於新中國醫學院，精於岐黃，又獨得著名中醫徐小圃的心傳；雖然他診治技藝青出於藍，臨床成績突出，堪稱中醫一枝秀；雖然他不滿足於此，不為他得天獨厚的天地所囿，而是渴求在知識的海洋中獲得更大的自由。當黨和政府號召中醫進修西醫並提供了方便時，他因主觀願望和客觀條件的一致性，便表現出強烈的求知慾，積極的投身精神和傑出的學習成績。

玉潤熱情豪爽，逢年過節，或在生日喜慶之際，他常邀集醫界同道三五知己，或設宴於德興館，或把盞於同和館，或歡聚於川揚菜館。有時盛會難逢，大家攜眷而往，傾門出動。當然，聚會只是形式而已，目的是聯絡感情，增進友誼，切磋技藝，交流信息，探討一些共同關心的問題。玉潤常下問於現代醫學的一些問題，我也向他討教一些中醫知識。我盡我所知，他也知無不言。他的回答常能運用所學到的現代醫學理論去闡明一些中醫學問題，要言不繁，頗中肯綮。令我滿意的是他的解答能很快談到所希望的點子上。言談之間他那充滿熱情和智慧，又不失幽默和風趣的話語，餘音繞梁，動人肺腑。有時促膝談心，赤誠相見，直到深夜，精神亢奮，毫無倦意。

一位中西醫結合之路的拓荒者

玉潤對病人真誠負責，診斷明確，用藥果斷，頗有業師徐小圃先生的餘烈遺風。50年代每年一度上海流行乙型腦炎，市衛生局組織防治小組，玉潤總出任中醫組負責人，身先士卒地投入搶救工作。他曾用中藥白虎湯等方搶救了不少昏迷患兒。在聚會時他將此情景作繪聲繪色的描述，西醫同道每為之所感動，並增進了對中醫學的認識。工作中他打破長期歷史遺留的中西醫對峙的僵局，主動與西醫同道搞好團結，相互學習，取長補短，表現了氣吞山河容納百川的氣度。此時他結識了不少西醫朋友，如黃銘新，楊宜，高鏡朗等教授。良朋為友，耳濡目染，也打開了他在現代醫學方面的視野。由於他對中醫和西醫的博學廣識，所以後來被聘

爲華東地區防治血吸蟲病九人領導小組的成員之一。

積極響應公私合營，開展中草藥降低高血壓、防治血吸蟲病的實驗研究。在公私合營時，他的診業收入很豐厚，但社交支出很多，家累也很重。他作爲王氏大家庭的長子，不但要負擔家屬和七個子女，而且還要爲父母分擔培養弟妹的義務。但他力排衆議，放棄私人診所優厚的收入，積極響應政府公私合營的號召。當時他上交了苦心經營多年的中國醫學化驗所的全部資材，參加到青海路上海市第五中醫門診部（後改上海市中醫公費醫療門診部，現爲岳陽醫院門診部）工作。他的行動在當時中醫界是起了表率作用的。

50年代玉潤對防治高血壓十分重視。當時，一般中醫還不習慣使用血壓計，對高血壓的嚴重性還不甚了然，對其臨床表現只能以肝陽上亢和肝風內動的中醫思路進行辨證，而他已遙遙領先了一步。他不僅開展了中草藥防治高血壓的科學實驗，而且爲出了有質量的科驗報告和學術論文。於此可見其進取意識和科研頭腦。

當時我在仁濟醫院工作，在他邀請之下應聘當了他們藥理實驗室的顧問。在我的參與和在他的領導下，我們進行實驗研究，篩選一系列中草藥，從100多種中草藥中發現20多種具有降低血壓的作用。這些藥，一些是中醫原用於平肝潛陽的，一些是本來並不認爲有降壓作用，經過我們實驗以後才首次發現了它們的降壓作用，如紅花，補骨脂，黃耆等。我們還對青木香、臭梧桐等中藥的降壓藥理進行了實驗研究。這些中藥後來在50年代中期被廣泛用於臨床。我們還對中藥開花前，開花後作用不同的傳統理論進行了科學的論證。在共同工作中我們加深了瞭解增進了友誼。

玉潤在血防工作特別對診治療晚期血吸蟲病肝硬化的研究傾注了畢生的心血。50年代，他開始摸索中醫藥防治血吸蟲病的方藥。合營以後他加入公職，在第五門診部花園洋房的南樓開設了中藥藥理實驗室，開展了一系列抑殺血吸蟲的中草藥實驗。他和他的助手和同伴們常常日以繼夜地工作。他不計較個人得失，相反卻掏自己的錢請同伴們吃點心進夜宵。爲了得到防治血吸蟲病的第一手資料，他常下鄉瞭解疫情，他吃苦耐勞，開心民情，訪問疾苦的精神令人感動。

赤誠有良朋，工作無日夜

玉潤教授交際廣應酬多。每天晚飯時間，他或外出應酬，或居家招待朋友來訪，或合家歡聚，每每直到10點多鐘。應酬和交際佔去了他很多寶貴的時間。

賓客臨門，他熱情招待，煮得一手好咖啡，此時便親自當爐，片刻間便端出熱騰騰香噴噴的咖啡飲料，令客人們一吸爲快，領受主人的好客之情，咸贊不虛此行。

聚談中他的陳氏夫人和他的子女都來一起加入。賓朋滿座，天倫歡聚，其樂融融，令人羨煞。玉潤沒有重男輕女的陳腐意識，他對四個女兒無所偏倚，對三個兒子卻嚴加約束。七個孩子對於他都是掌上之珍。如今七個孩子已出息成長，這均出於他的家教有方。

客人散後，早已夜闌人寂。此時大約10點多鐘。當家人進入沉沉夢鄉之時，他便投入了緊張的文字工作。從10點到子夜2點是他工作的黃金時間，他編寫講義，撰寫論著，他一生中許多重要文章都在這段時間完成。有時他伏几疾書，手不停揮；有時銜煙頻吸，凝神靜思，不知不覺間便東方欲曉鷄鳴達旦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卷而來。1968年那風雨如磐，是非顛倒的日子里，工作有成績，學術有建樹的王教授和許多社會學術名流一樣不可避免地被批成反動學術權威。他本

人因此被隔離審查了整整一年，他的家被衝擊查抄了三次。他的許多祖傳和苦心收藏的中醫古籍連同長女閱讀的中外文學名著均被抄走。他的家底樓住進了兩戶人家，他家十幾口人被限制在樓上兩間房子的空間里。他的工資大部分被扣發。一家人只得節衣縮食，艱苦度日。在寒風簌簌，枯葉零落時節，他身穿灰色敝舊而臃腫的列寧裝棉衣的身形，令我銘心難忘。但是即使在矮檐下不得不低頭的艱苦歲月裏，他仍胸懷報效祖國的赤子之心，保持樂天達觀，談笑風生的精神氣概，他相信黑暗是暫時的，光明一定到來。因為他待人至誠，所以即使在他“靠邊”的時候，仍有不少朋友悄悄地走訪他，關心他。老友見面，他仍不改豪爽賦性，執意挽留，邀請共進晚餐。言談之間心懷祖國，報效無門的心情，拳拳之意，溢於言表。此情此景令人難忘。

流利的英語，傑出的醫道，飲譽海外

1986年8月，王玉潤名譽院長由我陪同，飛往美國，訪問波士頓哈佛大學和舊金山州立大學東方醫學研究所，為上海中醫學院與該所建立共同開展中醫教學和科研的協作關係鋪平了道路。王接受當地電臺、電視臺和新聞界的採訪，表現出出色的學者風度和外交才能，受到輿論界的好評。在當地收視的黃金時間，舊金山電視臺邀請王作十五分鐘的講話，要求以英語對話形式介紹中醫學的哲理和臨床應用。開始王頗有難意。雖然他早年畢業於澄衷中學，英語成績特優，但畢竟闊別久遠，早已生疏了。我們便一起編好講稿，擬稍作練習後登臺。但他只練習了二三次，即在銀屏露臉，與美國人用英語對答如流，並作切脈示範。他發音準確，應對自裕，使在場的外國朋友和東方醫學研究所所長等人深感驚奇和佩服；中國老中醫果然不凡，事後舊金山市長法因斯坦贈送親筆簽字的嘉獎狀。此舉確為上海中醫學院和中醫界大增光彩。

歸期在即，我先作歸計，王院長應當地朋友的邀請而逗留。此期他為一位特從紐約飛來的美國朋友食道癌患者診治，開給他14帖中藥。這位美國朋友服藥兩周後來信，說症狀已減輕，經鋇劑X綫造影和食道檢查，腫塊竟奇跡般地明顯縮小，當地醫生稱贊說：Incredible（不可思議），消息傳開，求診者增多，回國以後仍不斷收到求診來鴻。可見王院長在美國朋友心中已留下美好的印象。

玉潤教授於今年1月13日溘然而逝，至親好友莫不為之傷心慟哭。

玉潤的一生是學習上孜孜不倦，工作上勤勤懇懇，學術上頗有建樹的一生。玉潤雖逝，但他一生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王玉潤教授五十年論醫集》編成，即是他一生經驗的積累，我為此感到高興和欣慰，謹以此短文代序，也以此作為心香一瓣，紀念泉下摯友。

沈家麒謹記

1991年5月

前言

——昨日黃花壓卷香

“王老，你能否給我機會，我想把你從醫五十年來的論著收集整理成書，你能提供方便嗎？”我說。

“那些東西都已經成了‘昨日黃花’，還要它何用！”王玉潤教授回答。他把自己的舊著當作過時的東西。

1990年3月某日，風和日麗，春寒料峭。

上海西郊。龍柏飯店櫻柏村41號，這是花園深處的一棟白色小樓。上海中醫學院名醫院長王玉潤教授經過胸部大手術後正藉此下榻養病，以暫離塵囂，利用清幽的環境，短暫的閑暇，追撫五十年來行醫的軌迹，重檢其是非得失、經驗教訓。

自1月27日以來，我因為幫助王老撰寫回憶錄，與王老接觸甚密。通過促膝深談和借閱舊作手稿，對這位正以頑強毅力戰勝病魔的七十二歲的老人增進了瞭解，同時產生了無限的敬意。漸漸地在我心中升起了一個不斷地為掙脫舊觀念而與自我作鬥爭的高大而平凡的形象，一個追求真理、不斷求索、大膽創新、既胸懷振興中醫事業之志，又熱心走世界醫學之路，實事求是，腳踏實地，努力優化知識結構，掌握現代醫學，逐漸形成“識病治本”學術思想的現代中醫學者的形象。

我發現王玉潤也有大部分文人共有的癖好，只要形之文字，哪怕片言隻語，也敝帚自珍，不肯輕易棄去，別人借去，也必催令歸還。我又發現王老論著甚豐，但缺少一本系統的論文集。我突發異想：若把王先生各個時期零星發表於各家期刊的醫著和家藏的手稿加以整理，聯綴成書，不正可補其不足麼？王老的學術思想“識病治本”，也算獨樹一幟，若整理成書，擴大它的影響，既是對老中醫的經驗總結，也是王老和我對中醫事業的一份微薄的貢獻。倘若使後來人從中瞭解這樣一位中醫學者是如何追求真理、不斷探索的，不也有開智啓迪的價值嗎？

窗外寒氣未盡，室內春意融融。我眼望池邊的柳樹已經吐翠，寒梅在枝頭競吐芬芳，心頭湧起了謝靈運“池塘生春水，園柳變鳴禽”的名句，萌動了為王玉潤教授結集之念，就產生了本文開頭的對話。

人稱即將過時之物為“明日黃花”，王玉潤將舊著比作“昨日黃花”，意謂早已過時。但我認為，黃花過時香猶存，餘香仍使人感到它昔日的溫馨，更何況王老的許多思想尚有現實的意義。王老的自謙更使我感到他的可敬。

王玉潤教授是令人尊敬的。

一、七代世醫

王玉潤教授1919年8月5日生於上海市北郊引翔港鄉，王氏六代世醫之家。自清代乾隆年間佔三公開始業醫，行人痘接種而兼幼科以來，到他父輩士德、超然、復興、再興、新興這一代為第六代。他是以仲康公的長孫、超然公的長子而降臨人世的。自王家從鄉間石家浜竹

園舊宅搬到引翔鎮引溪橋畔的官邸大屋，從王玉潤繞膝投懷到他負笈求學，他深受全家長輩的寵愛，而且在醫學氛圍中耳濡目染。慈愛的祖父常常帶着小孫孫去到老宅探視曾祖母，也帶着去巡診行醫，不僅使他體察了鄉親疾苦，而且目擊了長者的醫德仁術，在他幼小的心靈上很早就投下了一顆長大了也要當醫生的種子。他最早積累的醫藥知識是從飲用老宅裏常備的湯罐水浸泡的竹葉茶開始的，使他懂得了如此尋常之物，性味甘淡微寒，竟有清熱除煩、生津利尿之功。

如果說孩提時代王玉潤是受了祖父的影響，那麼在他的成長過程中則更是接受了父親的薰育。超然公對於玉潤等七個子女，是慈愛的嚴親；對於貧苦的病人，是憐貧扶弱的良醫。他懸壺鄉里，回春有術，解救鄉鄰於時疫肆虐流行之際，名聲播於遐邇。他繼承家傳祖德，並遵奉孫思邈的醫訓“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直到王玉潤的晚年，他還因父親的醫德引以自豪。1929年，王玉潤十歲了，當局推行“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全國中醫界奮起抗爭，風起雲湧，超然公積極投身於時代的潮流，聯絡同業，聲援赴南京的請願團。中醫救亡圖存的鬥爭也給少年的玉潤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超然公熱心公益，積極參加社會工作：解放後籌辦榆林區聯合診所，團結同道，凝聚中西醫力量；後調任籌建上海中醫學院，兼任上海市衛生工作者協會福利部部長之職，又協助衛生局做了大量的工作。王玉潤正是在這樣的家庭中成長起來的，祖輩父輩的表率，不能不給他以深刻的影響。

在王玉潤先生的身上，我們不難發現其祖父的影子和受他們影響的痕迹，如他不僅積極投身於臨床，而且也熱心於社會服務。王先生一生曾擔任許多公職，直到1989年還任職二十三項之多。任職多，結識國內外名流也多，社交應酬自然也頻繁，但他一生從未脫離過臨床、科研和教學。從事醫教研，他不忘社會和他的公職；身居其職而不忘其醫德和他的病人。即使擔任上海中醫學院院長之職，公務繁忙，但是院內外慕名求診者依然不絕，他概不分親疏和職位高低，一視同仁；即使在大手術之後的養病期間，身處病榻之上，他仍然不顧自身的安危，傾其全力給予求助者以最大的慰藉和援助。他視此為對社會和人民的奉獻，為人生最大的快樂。多麼博大的襟懷！對於王氏的家世和祖德，我懷有無限的敬意。

二、岐黃學業

1935年，王玉潤告別了中學時代，考取了上海新中國醫學院。這是一所由當代名醫朱南山先生創辦，繼而由朱小南先生、朱鶴皋先生兩昆仲秉承接辦的中醫高等學府（在今石門二路、北京西路段）。教授講師中名醫薈萃，有教務長包天白、兒科聖手徐小圃、內科名家祝味菊（以善用附子而獲“祝附子”雅號）、章次公（以擅長蟲類藥而馳名）、婦科名流唐吉父等。該校思想開放，提倡兼收並蓄，不以流派分門戶，不取我是人非而黨同伐異。朱小南校長的辦學思想是：“夫欲民族復興，非先復興民族固有之文化不為功。中醫學術，吾國固有文化之一也，去渣存粹，發揚而推進之，此現代醫界青年應盡之責任。”他將發揚推進中醫學術聯繫於復興民族文化、振興民族的大業，去激發學生的學習和工作熱忱。他要求學生“吾人固不當唯異端是攻，然亦不當盲從古人，故步自封。截長補短，擇善而從，利用科學方法，徹底改進，庶幾岐黃一道，得趨於光明之境，於民族復興之前，實多利賴”。他還要求學生“以真理為依歸，勿作門戶之摩擦”。此洵為金玉高論，擲地作鏗然之聲。有此良師尊長導其前路，學生何愁不成翹楚俊彥也。

四年大學生涯，王玉潤最敬仰的兩位先生：一是章次公，一是徐小圃。章先生最具有民

衆觀念，最能體恤下層人民的疾苦，助人爲樂，充分發揚中醫藥“簡便驗廉”的特點去爲勞苦大衆服務。徐先生是王玉潤的業師，上海名醫徐杏圃先生的後人，謙恭博雅，博採衆家之長；苦讀靈素，擷精咀華，每有穎悟。一生推崇仲景《傷寒》、《金匱》，認爲兩書辨證精確而法度嚴明，故學術上追溯長沙而擅長經方。他的臨床特點是，重視中醫辨證，一旦識準病情，即以重劑經方直搗病邪。他敢擔風險，臨危不懼，頗有單刀赴會的膽識，每每起病人於沉疴。王玉潤從章先生身上學到了爲民衆服務的觀念和品質，而從徐先生身上學到了許多寶貴的實踐經驗。1939年，畢業之際所作見刊於中醫學術刊物《國醫新聲》創刊號上的《從游一得》，就是從老師徐小圃學習臨床的收穫，即以一萬三千餘字的長篇寫下了徐先生論治天花、痧疹、白喉、消渴、乳中毒、濕溫等的臨床經驗和自己的學習體會。徐先生的辨證繼承了歷代兒科學家的經驗，如“望面色，審苗竅”，但又積極吸取當時西方醫學的某些先進檢查方法。這些均直接影響了王玉潤的一生。王玉潤的學術思想“識病治本”，識病不排斥各種現代科學的手段，只要有利於識病，無論超聲波、X 綫透視攝片、電子層析、腹腔內窺鏡、纖維廣角鏡等，他都一概採用，此即受之于徐先生的影響。今天，王玉潤有如此成就當然與當年師長的悉心栽培是分不開的。

我對於王先生能有幸就學並學成於如此開明的學府，出入於如此賢達的師門，從而打下扎扎實實的中醫基礎，形成不囿於門派、唯效是尚、兼收並蓄的開放思想而懷有深深的敬意。

三、創 新 意 識

1939年，王玉潤從新中國醫學院畢業後即設診行醫，既而又開設了“中國醫學化驗所”。作爲一名中醫，除設診所之外，又開設現代化化驗所，並配備當時先進的儀器和設備，這不能不是一種時代的先潮意識，不僅在當時的上海少有僅見，而且在當時的全國亦是罕見的。王玉潤的一生，追求真理、勇於探索、立志創新、堅韌不拔和高度的事業心於此可見一斑。

創新意識離不開對事業的進取心。王玉潤對事業的不斷進取精神，又是從對學業的進取心發展而來。早在就讀澄衷中學時期，學校舉行全校英語演講比賽，邀請上海復旦、聖約翰等名牌大學的教授擔任評委，王玉潤參加了比賽。在衆目睽睽之下，通過初賽、復賽和決賽的角逐，他以流利的英語口語力克群英，奪得魁首，被授予銀質盾形的獎牌。僅此一技，後來竟成了他學習西醫學的良助。

師從徐小圃先生的時候，業師的恩寵有加，悉心栽培，其實也與王玉潤的先承師意的靈敏性，對工作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是分不開的。徐先生門診病人甚多，事必躬親，整天難得閑暇，由於王玉潤的建議被採納，由他主動承擔了門診的先期工作，如診脈、量血壓、錄病史等，然後由徐先生診斷，辨證，處方，這樣就減輕了先生的負擔，並提高了門診效率，這是很得先生的歡心的。徐先生的門下本來從不接收門人弟子，王玉潤是由於父親與徐先生的交情，情面難卻，才破例收於門下的。他一直以爲招收門人，只有付出沒有收益並且是增添麻煩的事情。直到王玉潤表現出學習和工作的主動性、創造性，他才根本扭轉了看法，並且在王玉潤的引薦之下，又接受一些新中國醫學院的實習學生。從中也可以看出王玉潤胸襟開闊，沒有保守思想，他不願意獨成“正果”，却願意更多的人得到名醫的指導，共渡“彼岸”，同登“仙籙”。

王玉潤的富於創造精神和善於總結經驗教訓，較集中地表現在與徐小圃共渡一起關於臨床病案的訴訟風波之後。原先中醫並不注重病史記錄，雖然從漢代淳于意開始已有病案記錄，但都簡而又簡。徐小圃也從來不備病史記錄。因爲中醫大都注重醫德，從來以君子之心度

小人之腹，總以為自己待人以誠，別人也必然報之以德。由於不備病史，就診病人既多，時間一久，接診了後來者就把原先的病例遺忘了，這就給不良之徒提供了可乘之機。1937年，徐先生曾經診治一個慢脾風的患兒，久治無效，後突然被指控誤診殺人，要求先生賠償損失。從整個經過來看，均屬於正常的門診處理，西醫診斷為結核性腦膜炎與中醫診斷為慢脾風，是因為中西醫殊途，亦各正確無誤，決不可能構成誤診殺人的結論。診斷為結核性腦膜炎在當時西醫看來也屬於不治之症，何以輕放西醫而苛責中醫呢？遺憾的是，當初沒有病案記錄，先生口說無憑，以致事態不斷擴大。起初請人調停，不成；後升級為對簿公堂，小報記者更是推波助瀾，污染視聽，鬧得滿城風雨。雖然最後以徐先生勝訴而告終，但早已被折騰得精疲力盡，業務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事後，徐先生只是消極地接受教訓，臨證更加謹慎，小心翼翼，而王玉潤卻主動得多，想到了亡羊補牢的辦法，即建議先生看病要備有病史記錄。記錄卡的項目必須具備：姓名，性別，年齡，住址，就診日期，體溫，脈搏，呼吸次數，治療經過。這些項目已經粗具今天病案記錄的規格，對於從來不留病史記錄的中醫來說，具有一定的先進性，屬於從無到有的創舉。

解放後，王玉潤追求真理更是有進無退，表現為熱愛科學，刻意求新。參加公職後，他在上海市第五門診部創設了中醫藥實驗室；在中醫科研工作尚屬比較落伍的50年代率先將剛從國外引進的雙盲法、動物實驗等方法應用於中藥實驗研究，並對一百多味中藥進行了藥理研究。這不能不說是他的杰出貢獻。

對於王玉潤教授的一生，追求真理，熱愛科學，刻意創新的精神，我十分敬佩。

四、學貫中西

由中醫起步而學貫中西，這是王玉潤與其他中醫不同之處。具有五千多年悠久歷史的中國醫學，以其神奇的療效而贏得世界各國的信仰，其功不可沒。王玉潤對此篤信無疑。但是他也看到了古老中醫學的不足和局限性。

1953年，政府號召並組織西醫學習中醫、中醫學習西醫，王玉潤與上海中醫同道一起參加了由上海市衛生工作者協會、上海中醫學會聯合舉辦的首期中醫學習西醫進修班，為期一年，學習西醫全部課程。此時，他對現代醫學早已學有所成，打下了一定基礎，所以學習期間，他的成績是出類拔萃的。他的公共衛生學和解剖學的筆記被油印作為教學補充材料，提供學員們參考學習。同時，王玉潤又被選派為兒科學的專項筆記員。可見，大家對他的才華敬佩的程度。

五十年代，上海醫界每周都例行死亡疑難病例研討會，會議由各家醫院治療醫師主持，各抒己見，互相辯論，以求得統一意見。王玉潤把研討會視作進修業務、提高學識的良機，從不輕易放過。他認識了西醫名家富文壽（上海兒童醫院院長）、蘇祖斐（上海兒童醫院副院長）等，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先進的知識和技術。王玉潤一生勤奮好學，寒暑不輟；他一生也結交了許多西醫界的朋友，如張去病、張昌紹、黃銘新、黃琪章、高鏡朗、傅豐永、楊宜、王進英、沈家麒等，他都視為自己的益友良師，隨時請益。終於，王玉潤使自己成為博學廣識、學貫中西的人才。

王玉潤先生學貫中西，掌握祖國醫學和現代醫學兩套知識，所以有較優化的知識結構。這有利於他的醫療實踐活動，使許多在別人看似疑難的問題在他卻能迎刃而解，也使他在“山重水復疑無路”的時候，從“柳暗花明”中找到出路。這也有助於他的科學總結，使他看問

題能夠更深一層、棋高一著。可以這樣說，他的臨床和科研的每一項成果都是由於他掌握中西醫兩套理論所取得的，是中西醫兩套理論的理性之光指引他打開了祖國醫學寶庫的大門。

五、頗多建樹

王玉潤先生博學多才，志趣廣泛，每有建樹。

當他志在藥學研究時，獨具慧眼，不但比同道更敏銳地也較早地發現現代醫學在免疫學、微生物學方面的新發展，而且懷着發現新大陸般的欣喜和傳播新思想的使命感，利用上海市衛生工作者協會、中醫學會舉辦的學術講座，登上西藏路慕爾堂佈道的講壇，向在座的一千多位中醫同道介紹這一新發展，使同道們耳目為之一新，精神為之一振，使罹染細菌性傳染病而亟盼救援的患者重獲生的希望。

當他把如炬的目光投向本草學時，他不但對歷代本草中重要的典籍《神農本草經》、《新修本草》、《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本草綱目》等作了系統研究，而且對祖國醫藥本草著作進行了整體的調查，從面為他以後臨床和實驗研究探尋有效方藥打下了深厚的基礎。他不但對青木香、紫草、臭梧桐等許多中藥進行了研究，加深了對這些藥物性味功能的瞭解，而且通過實驗的手段科學地揭示了這些藥物的藥學理論。

對於兒科學，這是王玉潤先生的強項，是他一生從事的專業，也是他研究最多成績最突出的學科。他的《斑疹傷寒》、《小兒腸傷寒》、《中醫治療小兒傳染性肺炎》、《麻疹併發肺炎臨床總結》、《以敷貼為主和辨證論治相結合的方法治療 135 例小兒支氣管哮喘的臨床觀察》、《治療小兒流行性腮腺炎 100 例臨床報告》等，正反映了他在治療斑疹傷寒、小兒腸傷寒、麻疹、傳染性肺炎、流行性腮腺炎等傳染性疾病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治療支氣管哮喘、腸道寄生蟲等兒科常見病方面的研究成果。他不僅有大量的個案總結和臨床經驗系統總結，而且還將自己和前人的經驗寫進他所主編的全國高等中醫院校統編教材《中醫兒科學》。此書的一再重版，並在台灣、香港等地被盜版發行，說明了此書在臨床方面的實用價值和在理論方面的經典權威性。

王玉潤先生廣泛的志趣也表現在對抗老延壽防治老年病的研究方面。當他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日本、美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出訪講學期間，他的學術報告中《老年病防治及長壽》專題受到了異國人民和海外僑胞的熱烈歡迎。

王玉潤先生的杰出貢獻和獲譽最多的是他對血吸蟲病肝硬化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代表了國際和國內的先進水平，改變了傳統的肝硬化的理論，並被載入了新中國建立以來醫學重要歷史文獻《新中國預防醫學歷史經驗》五卷本中的第三卷。他的觀點是：晚期血吸蟲病的各種不同的證候和證型表現都屬於標證，而其病本在肝臟——由於反復或大量地感染血吸蟲尾蚴後，數量衆多的蟲卵沉積在肝內門靜脈的邊枝和幹枝，致使大部分邊枝管腔被阻塞，影響門脈進入肝血竇，導致竇前的血瘀氣滯、血不養肝及肝功能失調；門脈幹枝附近的纖維化則形成了血吸蟲病性幹錢型肝硬化。以中醫理論概括，其病因病機即為“肝絡阻滯，血瘀氣滯”。這是王老識病治本，對中醫“證”的新認識新概念，其背後所蘊含的深刻內容，已不再是停留於表面、抽象、淺薄的認識。

從尋求治本之策到發現治療方劑“桃紅飲”，從將“桃紅飲”方劑製成活血化瘀流浸膏到從中找出天然有效藥物是桃仁，並發現桃仁提取物是其有效成份，最後又論證了桃仁提取物活血化瘀、行氣通絡、逆轉肝硬化的科學原理，這是王玉潤先生對於血吸蟲病肝硬化系列研